

# 一枝蠟燭

·張劍鳴·

從前，在土耳其，有一個叫做哈雅的人。有一年冬天，他跟幾個朋友坐在溫暖的咖啡店裏談天，大家談來談去，談到最後就誇起口來了。

「我能把滾燙的咖啡一口氣喝下去！」哈雅的朋友說。

「我能吃一斤冰！」另一個朋友說。

哈雅一拳頭擲在桌上。「我能喝的咖啡比你們誰喝的都燙。要是你能吃一斤冰，我就能吃兩斤冰！」

他的五個朋友互相看了一眼。

「大概你是沒有冷熱的感覺，」其中一個說，「像這麼冷的夜晚，你也不覺得冷吧？」

「當然我有冷熱的感覺。」哈雅說，「這全是因為我能控制我的身體。我可以在冰冷的雪地裏站上一夜，也不要烤火。」他喝了一大口濃濃的甜咖啡。

「不過，像今晚晚上這種天氣，你可不會在雪地裏去站上一夜吧？」

「隨便那天晚上，」哈雅說，「由你們決定好了，不管天氣是多冷。要是我辦不到，我願意請你們吃一桌酒。」

哈雅的朋友們就在等他說這句話。「好，一言為定。就指定今天

晚上吧！」他的朋友們一起說，「明兒個晚上，我們一定會去討擾你一頓晚飯。哈哈……」他們穿上厚厚的大衣，戴上皮帽和手套，走出了店門兒。

店主人阿里對哈雅說：「我會留一枝蠟燭在店裏點着。也許它能暖和你心。老天保佑你！」他也回家了。

「也保佑你！」哈雅向着他的背影兒說。

哈雅孤零零地站在市街的廣場上。這天晚上很黑，除了雪花飄落的悄悄聲兒以外，靜得沒有一點兒別的聲音兒。他暗自好笑地想，明兒個晚上才不會有甚酒席呢！他，納斯丁鎖上的哈雅，忍得了最冷的天氣。

夜越來越冷，越來越黑。雪越下越大，地上的積雪也越來越厚。哈雅換着腳站一會兒，又把穿着皮靴的腳蹂躪。他輪流地拍着自己的兩臂。

雪在他的皮帽子上積了起來，又堆在他的肩膀上。從帽子上落下的雪，掉進了衣領，像冰涼的手



指頭繞着他的脖子。

哈雅不停地踩着脚，繞着廣場兜圈子，兩眼一直瞧着咖啡店窗口的閃爍燭光。那枝蠟燭真能溫暖了他的心。

黎明終於來了。太陽出來，一露面，鎮上的教堂裏就響起了叫大家做禱告的鐘聲。哈雅跪在雪地裏，感謝上天帶來了新的一年。

他的五個朋友從鎮民羣中走來，問候他：「早安！」

「早安！今兒晚上，你們吃不到酒了。」哈雅說，「我跟你們說不錯吧！一整夜我都是站在冰冷的雪地裏。」

「可是你有一枝蠟燭取暖，」他的一個朋友指着窗口說，「就是阿里留在那裏的蠟燭。」

「對、對、對！」另一個說「你輸了。那怕是一枝蠟燭，也算是火！」

哈雅把他們一個一個地看了一眼。哦，他賭輸了，真是輸了？他冷冷地微笑一下。「好吧，」他說，「那就請你們在太陽落山的時候，到我家來吧！」他又冷，又累地回家了，一路上，一直想着窗口的那枝蠟燭。

他睡了一天。

太陽落山的時候，晚禱的鐘聲又在鎮上響起來。哈雅聽到鐘聲，就跪下去禱告。那五個朋友來的時候，他還沒有禱告完。

「請進，」他招呼說，「門是開着的。」

他的五個朋友脫下鞋，把鞋整齊地擺在門外，排成一排。

哈雅跟每一個朋友握手，說：「你好。」

「你好。」他們回答說。

「要請你們原諒。」哈雅說，「晚飯還沒有完全準備好。」

「不忙，慢慢兒來吧！」朋友們說。他們盤腿坐下，微笑着，個

個心裏都在想，這一下哈雅可認輸了！

他們等了又等。一個揉揉肚皮，另一個舔舔嘴唇。他們聞聞空氣。大家都聽見哈雅在廚房裏忙，可是就聞不到食物的香味兒。

「希望沒把你們餓着，」哈雅說，「菜飯還沒做好。」

「要不要我幫忙？」有一個自告奮勇地說。

「好極了。」哈雅說着，「你們大家請到廚房裏來，幫我快兒做。」

這五個朋友互相瞧瞧，跳起來就向廚房跑。他們一進廚房門，就呆住了。

哈雅正在攪和一大鍋的食物。往常的話，這個大銅鍋是要放在熊的炭火上的。可是這天晚上，這個大銅鍋卻是由天花板上垂下來的鐵鍊吊着，離地有三尺高，正對着鍋底地上，放着一枝火焰閃動的蠟燭！